"这个嘛,"汤川学停顿了一下才开口,"我想说的是,你对真相毫无所知。

靖子惊讶地瞪大了眼,汤川已经不笑了。

"我想你的不在场证明,大概是真的。"他继续说,"你应该真的去过电影院 ,包括令媛也是,你们母女并未说谎。"

"对,没错,我们根本没说谎,那又怎样?"

"但你心里应该也在奇怪,为什么你们用不着说谎,为何警方的追查这么松懈?因为他……我是说石神,早已安排好让你们面对刑警的质问时,只要说实话就行了。无论警方怎么步步进逼,他都已安排好让警方无法将你定罪。至于他到底是怎么安排的,我想你大概不知道。你只晓得石神好像用了什么巧妙的障眼法,却不清楚实际内容。我说的对吗?"

"您在说什么,我一点也听不懂。"靖子对他一笑,但是连她自己也知道脸颊 在抽搐。

"他为了保护你们母女做了极大的牺牲,那是你我这种普通人连想都想像不到的壮烈牺牲。我想他大概打从命案一发生,就已做好最坏的打算,决定到时要替你们项罪了,因为他的所有计划都是以那个为前提设计出来的。反过来说,唯有那个前提绝对不能瓦解。但那个前提实在太残酷,任谁都会退缩,这点石神自己也知道。所以,为了让自己在紧要关头无法反悔,他事先断了自己的退路。同时,那也正是这次最惊人的障眼法。"

汤川的话令靖子开始混乱,因为她完全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。然而,却又有一种非比寻常的预感。此人说的没错,靖子完全不知道石神设计了什么障眼法。同时,她也的确感到奇怪,为何刑警对自己的攻击没有想像中激烈。老实说她甚至觉得刑警们的再三盘问,根本找错了方向。而汤川知道那个秘密何在……

他看看表, 也许是担心剩下多少时间。